

# 独白与手势·白

潘 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探索者丛书



# 独白与手势·白

潘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白与手势·白/潘军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8 重印

(探索者丛书)

ISBN 7-02-003107-2

I. 独… II. 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5844 号

责任编辑:刘海虹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16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25 插页 3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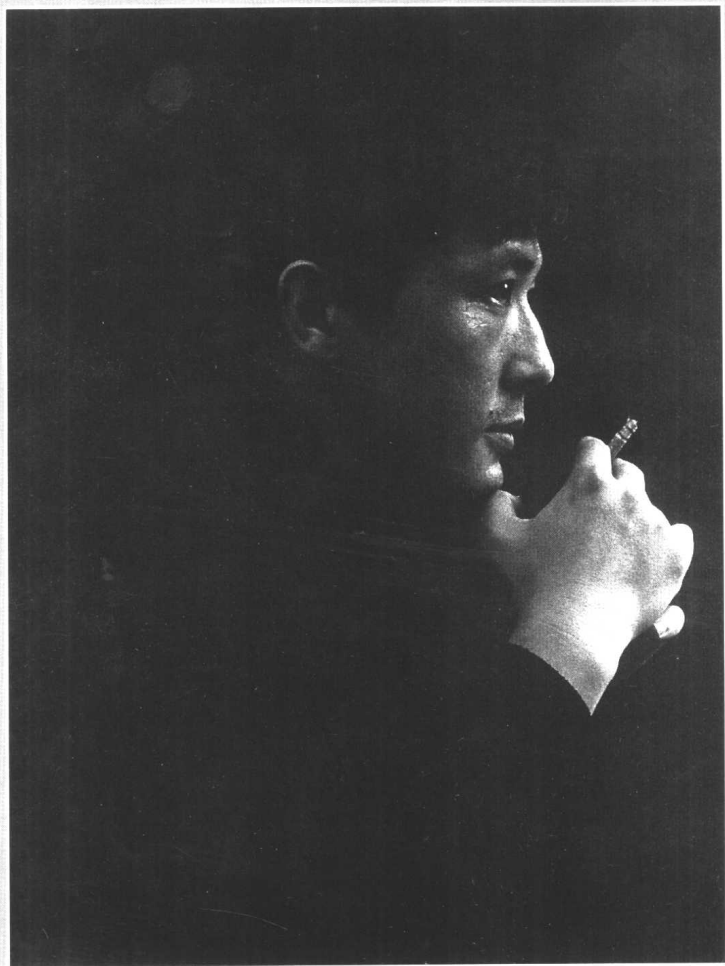
印数 5001-8000

定价 16.00 元

## 内容说明

这是长篇小说《独白与手势》的第一部。小说以一次故里寻梦为线索，写出了一个人对三十年往事的追怀。小说以时代的沧桑为背景，落墨于人的心灵磨难与情感旅程。无论是青梅竹马的童年记忆，还是形同挽歌的初恋；无论是第一次的情感撞击，还是长达十年的婚姻煎熬，都写得淋漓尽致使人感慨不已。

作家多年来致力于小说形式文本的探索，在这部长篇中，引入了大量图画，使之成为叙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层面。



作者像

## 作者简介

潘军，男，1957年11月28日生于安徽怀宁。高中毕业后曾为知青，其间习画。1978年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机关服务，1990年调入安徽省文联为专业作家。1992年后开始自我放逐式生活，先后在海口、郑州、北京等地漂泊。

198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日晕》、《风》、《独白与手势·白》、《独白与手势·蓝》；中篇小说《南方的情绪》、《流动的沙滩》、《海口日记》、《秋声赋》、《重瞳》等近三十部，短篇四十余部，结有多卷选集。有些作品曾在海外多次印行。此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影视及话剧作品，并执导了其中部分作品。

##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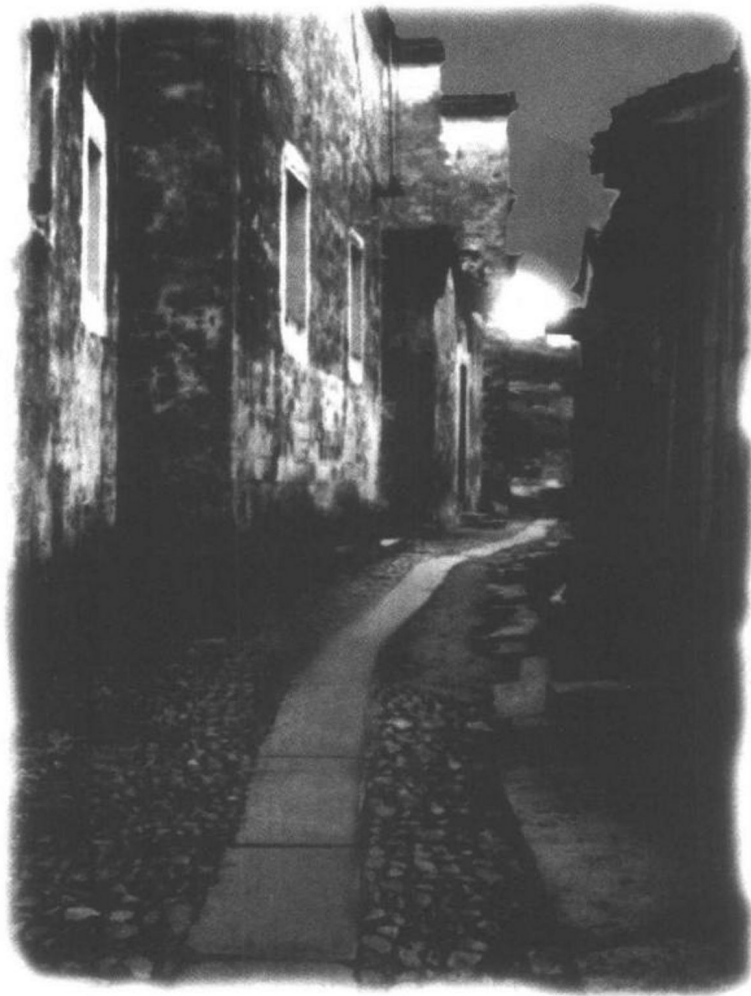
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探索,则是创新的前提和必由之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小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了促使当代长篇小说更快地走向世界,走向辉煌,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探索者丛书》,希望有志于此的作家朋友积极参与,也希望具有远见和胸襟的读者朋友给予理解和支持。

探索也应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形式本质上是为内容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就是寻找表现特定内容的最佳形式。因此,入选《探索者丛书》的作品理应是高品位的佳作,而徒具形式变化的作品不在此丛书之列。

《探索者丛书》分辑出版,每一辑五种。这套丛书与我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侧重中短篇小说)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展示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实绩和发展新貌。

我要说的这些话，已对自己  
说了三十岁。我现在把它告诉  
你时，它便成了一个故事。

——作者题记



## 石镇：1967 年 10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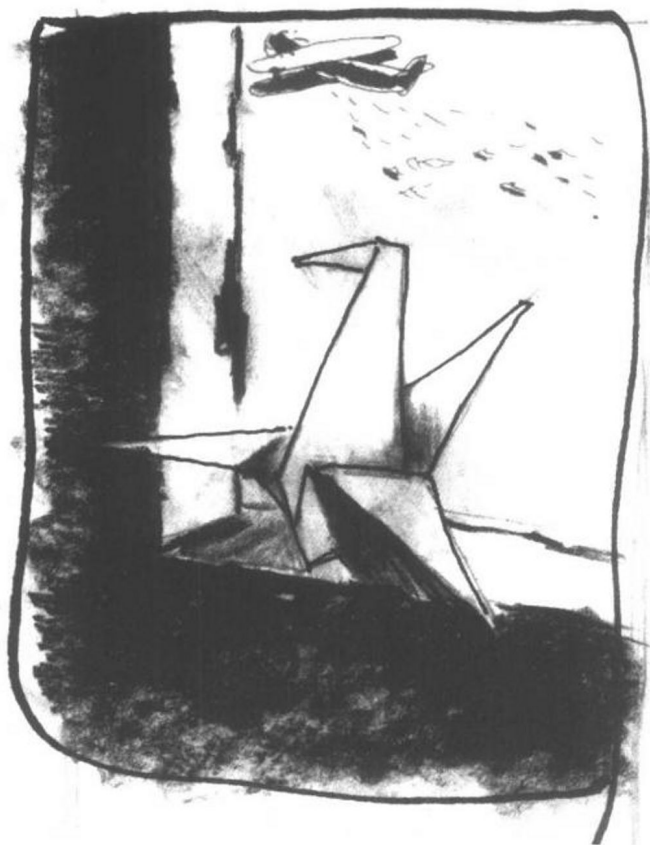
你眼前的这条小巷，是故事开始时的路。你会注意到这已是经过复制的石板路，而且天空中飘飞的雨丝，也是后来加上去

的。不错，我比刻正在复制三十年前石镇的那个夜晚。在这部感觉不会很短的书里，我还将以文字以外的手段去复制很多东西——它们将成为这部书的另一个部分。也许是始作俑者，但我想它至少是有趣的。这样的画面不是插图，因为它不是说明，而是叙述。然而无论是文字还是画面都还有局限，比如说，它们都无法表现声音。

1967年10月的这个夜晚，石镇的天空除了细雨还有稀疏的子弹。枪声是沉闷的。白天的时候有消息传来，石镇已完全被A派控制了，B派已转移到了琴河的东岸。石镇的制高点是位于桥头的人民饭店。那是一座老式的四层楼土木建筑，没有一根钢筋。暗红色的砖体与铁青色的屋脊一直是石镇解放以后的象征，但现在成了A派的指挥部。楼后的水塔上已架起了探照灯，粗大的光柱控制着那座大桥。然而枪声是从哪儿传出的，仍是一个谜。石镇的居民谁都没有料到，枪声会在今夜响起。还是白天的时候，人们看到一架双层翅膀的农用飞机在石镇上空盘旋，然后撒下雪片一般的传单。那是一个号外，印着最高领袖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和促进革命的两派实行大联合的通知。这是石镇的天空有史以来第二次出现飞机。第一次是1941年，日本人的飞机在这儿兜了两圈，投下了五颗炸弹。

飞机掠过的时刻，少年正在自己的阁楼上折叠着一只纸鸟。飞机巨大的轰鸣震动着瓦片和窗户上的玻璃。少年伏到窗口，他看到了飞机甚至看到了驾驶员。不用说少年是兴奋的，他放下纸鸟与其他人一起追逐着飞机，尽管飞机很丑陋，远不及画板上电影上的飞机漂亮，可它毕竟是第一次真实而清楚地出现在少年的视野里。这个少年是我。很多年后，当我乘麦克·道格拉斯82型飞机去南方时，我突然想起了这往昔的一幕。我惊异它几乎一点没有褪色，但我无法破译，那一天我为什么在折叠着

一只纸鸟。



昨天我又回到了石镇。这些年我浪迹四方行踪不定，过着那种被视作“在路上”的生活。我差不多和所有的朋友失去了联系，他们很难找到我。关于我的种种传闻日渐少了，我想这倒是很好的。没有比遗忘更虚无的事。我在茫茫人海中行走却不被人觉察，似乎行走的那个人不再是我，而是我的影子。有一天我

洗脚，意外地发现后跟部结起了层层老趼，如同钉上了一副蹄铁。我于是就有了一些莫名的忧伤，想自己走过的那些路实在是有些硬了。或许只有这时候，我的脚才伸向石镇。

由犁城到石镇，夜间行车一般在三个半钟头，我习惯在子夜时分出发。那时大雨刚刚停歇，空气清新，我听着一支老曲子开着车。天奇黑，车灯的光柱十分干净。这辆日产本田车是几年前我在海南岛时买下的，可行驶不过五万公里。在这不过五万公里的里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跑的是石镇的路。我想我有些老了。倦鸟总归要落到一棵树上。也在这时，我开始清算自己的过去。梳理记忆是一件复杂而不容易的事，我深知这一点，也多次遭受失败。我一直在寻找故事的起点，这与最早成型的记忆不是一回事。

历史上的石镇与水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发脉于青云山的琴河主体落在石镇，并由此于清末时期形成了一个码头。沿琴河东去六十公里即入长江，小巧古拙的水市便坐落在江的北岸。此刻，我已站在三岔路口。我的前方十八公里处就是水市，但我需要右拐上路。这路的尽头是我的故乡石镇。我在路边作了小解，又点上了香烟。一个路边加油站的姑娘在向我招手，希望我能做她一笔生意。我走过去，我说我不需要加油。因为抽烟，我没有进去。我同她隔着窗户说话。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石镇。她摇摇头，说石镇的司机她都认识，她猜我大概是外地来的采购员。我就用石镇的方言同她交谈，这回她似乎是相信了。接着她就对我道出了一件事：你晓得么，县政府要搬迁了，不再落在石镇。

政府的搬迁我毫无兴趣，我担心的是，由于这一举措会改变石镇的某些方面。对于像我这样有怀旧倾向的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寻不见昔日的踪迹。而且我畏惧搬迁这个

词语。

车继续西行。在这以后几十分钟的驾驶中，我的心情逐渐变得恶劣。不久，车到了大桥，感觉突然向右倾斜了。我停住车，果然是坏了一个轮胎。那时候已是凌晨四点，桥上没有一个人。我烦躁地换着轮胎，听着很远的地方传来的鸡鸣。汛期已过，琴河却还在涨水，微弱的天光下河流是黝暗的，像犁过的土。河水沉吟着自桥下通过，东方也露出了一线浅白。后来，我又看见了一只大鸟的身影，它仿佛是在追逐这条河。我的故事便在这一时刻找到了开头。

——1997年10月8日

雨是在傍晚时下起的。

少年那时还沉浸在白天的兴奋中。他看见了飞机五次自头顶上掠过，他也抢到了一大包传单。虽然他看不懂这个号外，但他非常热情地把它分发给街上的大人。这件事让他得意洋洋，他感到自己长大了，很了不起。然后他去了人民饭店，向一个戴眼镜的瘸子要了一张蜡纸和一块钢板、一枝铁笔。我要把传单刻出来、印出来，他说，发给我的同学。瘸子是少年的语文老师，姓马，河北人，他能讲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嗓门洪亮。少年也是马老师最为钟爱的学生，如果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右派，他会让孩子当班长。他从不怀疑自己的眼力。在革命没有到来的那几年，少年时常去老师的宿舍，听他拉手风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样的外国歌。有一回，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面小圆镜，让少年看背面的一个女人。她漂亮吗？老师问道。少年点点头，问：是你老婆？老师笑而不答，又拉起了手风琴。现在革命来了，

马老师由四（1）班的班主任成为石镇 A 派的宣传委员，背着手风琴住进了人民饭店。他多才多艺，凡是来自中央的精神，都是由他亲自播音。他还会用嘴模仿戒严的警报。石镇架起了不少高音喇叭，每天黄昏临近，马老师的警报声便会回荡在空中。

不过这一天没有警报。

你现在追随少年爬上了这个阁楼。只有这个朝北的窗口，光线很冷。那个下午，少年就伏在这张桌子上，一丝不苟地刻着钢板。你要是刻过钢板的话，就该知道铁笔隔着蜡纸与钢板磨擦的声音是多么的动人。少年其实在盲目地刻着钢板，在发出的动人声音中，他看到了另外的图景，那是小说《红岩》里的，一个叫作成岗的革命者也在一个阁楼上刻印着《挺进报》。他十分自然地把自己视作了成岗烈士，他不能不为之激动。但这件事他没有做完。外婆在楼下喊：小丹来了。



小丹是个皮肤白净、两眼清澈的女孩，是少年的同学。他们的父母也是同事，都在石镇剧团。少年走下楼便问小丹：你看见

飞机了吗？小丹摇摇头，小丹说我只听见飞机的响声，还以为是马老师学出来的。少年于是再次谈论几小时前的壮观，可是小丹说：我有点饿了，想吃饭。我外公在水市死了，我爸爸妈妈一早就走了，让我到你家来吃饭。小丹说完，外面就落雨了。不久天也黑了下來。

外婆伺候两个孩子吃了晚饭，就有人传话过来，说街道居民

委员会要组织加工缝制红旗，马上又要大游行了，庆祝两派大联合。这消息令外婆表情舒展。连日的警报声笼罩着石镇，天一断黑就实行灯火管制，每家只允许点煤油灯。那一年外婆不过五十四岁，但看上去已相当衰老。从外孙出世那年算起，她就没有睡上一回安稳觉。十年过去了，这十多年发生的事真是不少。外婆洗好碗，又把小丹拉到里屋去洗了脚，就带上针线出门了。外婆让少年插好门，不要开电灯。于是在这个有雨的夜晚，两个十岁的孩子在煤油灯下开始翻阅一本《人民画报》。女孩指着一个穿军装戴眼镜的

老女人说：你晓得她是谁吗？她是毛主席的老婆。

男孩很吃惊：你瞎讲，毛主席没有老婆。

女孩说：毛主席是男人吗？男人都有老婆。



男孩生气了：毛主席没有！就没有！

孩子的分歧由此开始。男孩委屈到了极点，两眼闪动着泪花。男孩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就像相信女人不会放屁一样。可是有一天他清楚地听见教音乐的何老师确实放屁了，为此他晚上只吃了半碗饭。男孩的气短了，他害怕地看着画报，还是不愿意相信那个女人是毛主席的老婆，他轻声提醒女孩：你不能乱讲，这话反动。

女孩说：你才反动呢！你连毛主席讨个老婆都不让。

女孩说着就穿上了鞋子：我不在你家睡了，我要回去。男孩说：你一个人在家会怕的。女孩说我不怕，反正我不想睡你家。男孩说：外面下雨呢。女孩说：我借你一把伞。男孩说：那我送送你吧。

1967年10月的这个雨夜对少年是深刻的。你会慢慢知道这个晚上多么不同寻常。你看见那两个孩子打着一把黄色的油布伞走过了小巷，但你不会想到，多少年之后，这把伞成为



一朵饱满的向日葵，开放在一个男人的梦境里。

小丹的家住在大桥那一边。

他们走出小巷，就遇到了一群头戴安全帽、手执木棍的人。这是A派的巡逻队。与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今夜是在跑动着。他们的步伐很整齐，胶靴有力地踩在石板路上，发出刷刷的响声，雨水灿烂地溅起。那群人似乎在低声议论着什么，男孩只听见一个“枪”字。但是男孩并不感到害怕，却被另一种东西所压迫。那是羞涩。当巡逻队的手电朝他们这边射来时，男孩把伞压低了。他听见有人说：是一个孩子吧。另一个人说：不是一个，是两人，一男一女呢。巡逻队没有停下来，从孩子身边跑过去了。这之后，伞下就只剩下了重重的呼吸声。伞一直就这么低压着，男孩双眼直盯着地面，他数着走过去的青石板。等这些青石板完全消失了，男孩知道他们已走上了大桥。这时，男孩才抬起伞，又换了一只手，并让女孩与自己交换一下位置。这时，桥面突然雪亮。

探照灯射来的那一刻，两个孩子全都僵住了。女孩紧紧靠着男孩，浑身哆嗦着说不出一个字。他们等待着身后的质问，可是一片声音也没有。那时候雨似乎收了。他们不敢回头，他们也不敢去想像身后的情形。他们要做的是把手拉到一起，拉在他们身前。然后，他们慢慢移到桥面的最边沿，试着向前迈出一小步，再一小步。

砰！砰砰砰！

枪声响起了。枪声从大桥的两边几乎同时响起，从两个孩子的头顶上空呼啸而过。最初，他们不以为是枪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受潮的爆竹。但这个时候，背后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

桥上的孩子快卧倒！

孩子听出了这是马老师的嗓门。他们从这急切的声音中意